

忆
往昔

那些不能忘记的日子

□ 王妙瑞

老市府大楼在建成百年之后,终于实现了结构围合。市民政局原来在二楼,1978年底我从部队复员回来分配在该局。第一天去报到,走进江西中路215号大门,在一楼楼梯口,首先看见了走廊墙面前立有一块汉白玉石碑,碑文“按照上海人民的意愿建设人民的新上海”,陈毅1950年5月28日题。立碑不大,正好能被人目视。碑旁是市劳动局会议室,斜对面第一间房子是原来陈毅市长的办公室。

这块碑是老市府大楼的宝,凝聚了老一辈革命家的理想和信念。上海解放的第一面红旗在这里升起,见证了上海回到了人民手里。后来我每天上班经过此碑,总觉得有一个声音在勉励自己,要为人民服务,好好工作。1981年电影《陈毅市长》在老市府大楼开拍。我下楼看拍片,扮演陈市长的魏启明穿着黄军装,手里拿着剧本,从底楼到一楼的台阶上回来走对台词,他一口地道的四川话,声音洪亮,外形太像陈毅,演技更神似陈毅。中午演员在劳动局会议室就餐,附近新城饭店送来了浇头河虾的面条。我对“陈市长”说,你是首长可

以开小灶,一碗面几只虾,还不如我在老市府大楼食堂吃得好。魏启明说:同志哥,咱比当年的陈老总吃得多好啦!

老市府大礼堂是孕育城市美的园地。当年一场文艺演出在市政府大礼堂举行。那天一男一女报幕员走上台,观众的掌声特别响亮,因为大家第一次见到报幕员的衣服上佩戴了一枝花。就是这件细小的道具,让人看到了非同寻常的意义。走上改革开放之路的大都市,首先在这个大礼堂激活了爱美的萌芽。不久上海第一条彩砖路面在外滩出现了。那时西藏路南京路有个环形天桥,一个雨天我特意上天桥去看南京路的伞景,过去的黑伞像乌云笼罩,现在缤纷伞面像一片彩云。战友谭建华担任上海时装公司总支书记,请我去观摩新成立的时装模特队表演。外滩亮灯工程也成功了,上海更美了,世界的目光聚焦外滩。

当时社会上流传一句顺口溜,形容残疾人生活“父母在靠父母,父母不在跳黄浦”。我看了新民晚报转来的一封群众来信,一名家住虹口武昌路的二十多岁残疾人,迫切想有一份工作自食其力。赵超构社长在来信的左上方写了一段关爱语气的文字,

请市民政局协助解决。我骑车上门了解情况,问题很快得到处理,但全市还有几千残疾人需妥善安置。为了解决这个棘手问题,办公室配合地区科开展调研,我骑车跑遍全市十区,坐车跑遍十个郊县。后来在各方通力合作下,福利工厂得以快速发展,上海成为全国安置残疾人的排头兵。我写的新闻稿在晚报一版刊出,人民日报迅速转载。1985年民政部在大连召开全国会议,“上海经验”广受好评。

改为博物馆的老市府大楼不久将部分对外开放,在这座巴洛克风格的大楼里我工作过十多年,不会忘记它所蕴含的信仰和希望的力量,这个力量激励我努力工作了近5000个日子。



胭韵和鸣图

吴友琳 作

闲
暇时光

我的记事“助手”

□ 周晓华

随着年龄增长,我的记忆力开始衰退,时有丢三落四、前记后忘的情况。于是,传统纸质台历和现代手机“日历”就成了我的记事“助手”。多年前“朝九晚五”上班时,作为办公用品的纸质台历,曾经就是我的“记事本”。凡遇有领导吩咐、来电通知、同事转告等大事小事,我都习惯在当天台历页上记一笔,既可及时提醒,防止疏忽遗忘,又可备查落实情况。

退休后,原先遇事我随手拿张纸记一下,但时间久了,记事的纸不知去向,所记内容尤其是电话号码,大脑一片空白,难以忆起,容易误事。为此夫人还多次埋怨我“好忘事”。俗话说:“好记性不如烂笔头”。于是我重新用起纸质台历。凡有事就拿笔朝当天台历页上记,随记随查,避免了遗忘。需要早作提醒的待办事宜,我会提前一两天在台历页上注明,预先备好所需材料物品,确保外出办事顺利。台历犹如“流水账”,每临岁末,从元旦起一页页倒查“盘点”,365天走过的日脚历历在目,细数“老有所成”,内心充满“收获”感。

小小方方的台历还似墨香四溢的袖珍书。每页正面印着日期,空白处可记事,背面则印有百科知识、食疗养生、美食烹饪和运动保健常识,涉猎面广,短小精悍,阅来启智,益处多多。

当今现代科技飞快向智能化发展,大家都使用起电子台历、手机“日历”。我也与时俱进,在手机上下载

“万年历”App,点击“提醒”“待办”窗口,提前“备注”好需办事宜,到了指定日期时间,手机便会发出“滴滴”鸣叫声,提醒你赶紧处理。

传统的纸质台历直观实用,智能的手机“日历”即时方便。两者互为补充,都是我记事的好“助手”。

书香芳华在社区

□ 丁汀

社区办刊五年,作者队伍从无到有,过程中,真正体会到了社区各路人才“藏龙卧虎”之惊人现状。若要持续办好一份刊,首先要有一支成熟的作者队伍,随着刊物的日渐“接地气”,在发掘了一大批居民“作家”的同时,我也寻觅到了好几位名声在外的学者、书画艺术家和作家。交往愈多,赠书愈发多起来,于是,我想让这些宝贵的、具有本土特色的文化资源在社区范围内作进一步的传播和弘扬。社区内有一家图书馆和两家“城市书房”,可以此为阵地,募集著作,以供更多居民读者分享,为营造诗情画意的社区文化氛围添砖加瓦。

好在“大咖们”面对我这个近邻作家兼编辑的创意,不仅相当认同,还立即行动,回家翻箱倒柜,甚至于找出版社寻库存,然后将捐献出来的著作或画册汇集到编刊办公室。

果然,在社区图书馆主管部门的

鼎力支持下,决定以“古美大家”——本土作家、艺术家、学者著作专柜展陈的形式,同时在三处展陈。

不出半月,首批由6位本土作家、艺术家捐出的28种百余册图书如数汇集。街道党工委张书记还为此这个展陈专柜题写了“古美大家”的匾额,以示鼓励。初展引起了良好的后续反应,前不久,又有四位学者、作家、书画大家捐出了20种共计50余本各类著作和画册,进一步丰富了展陈专柜的图书内容。

从已展陈的著作、画册来看,“大咖”作者不乏在上海颇有知名度的书画艺术家萧海春、瞿志豪、吴寒松等,也有知名社会科学学者熊月之、瞿世镜等;我的长篇纪实文学《磨难的岁月》等五本当然也忝列其中了。

社区图书馆和“城市书房”还举办了为期一周的专题读书活动,吸引了不少居民读者借阅。阅读自家社区里的作家、书画艺术家、学者的作品,令不少居民读者感到亲切,都说“蛮有新鲜感的”。

□ 吴莉莉

老同学多年不见,微信群里发帖相邀一聚。帖子才出,陆续有十多个头像闪现,呼应积极。继而露脸的却不多,冷场了几天。群主均浩是好好先生,劳心、劳力地筹划活动,私下还担忧:“人数少于往年,出乎意料”。我以为,都已七八十岁老人了,身体多少带恙,住得又分散,出门一次不容易。来几个算几个吧,众人同乐固然闹猛,三两小聚亦也有趣,便为他打气以消顾虑。

那天假借某区退休教育工会活动室,大学同窗围桌欢叙。一晃六小时过去仍意犹未尽,真是次难得的开心。几位同学建议明春搞次大聚会,以纪念我们逝去的青春岁月。

我们这届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学生,是“文革”后的特招生,从在职中学教师中选拔,经严格考试录取的。年龄大小不等,来自市区或郊县,还有市属驻外地的学校都有(白茅岭劳改农场、南京梅山铁矿等)。年长的同学已有两个孩子,最小的旭光老弟才二十岁出头,大家叫他“小鬼头”。他曾把青蛙带进课堂,上心理学课时被徐先生发现。先生朝他看,笑而不语。小鬼头脸涨得通红、脑袋垂至课桌台板。班长陈非君领来校徽分发大家,这枚迟到的校徽让我们欣喜。学生的校徽白底红字,教师的红底白字。班里老三届高中生出身的居多,都三十岁朝上了,不好意思把它别在外衣胸前。我至今保留着校徽,放在小铁盒(还有曾当过小队队长、中队长的队标),是份无价的纪念。

往事如烟,岁月如歌。“知己者,智之端也。可推以知人也”,人到晚年爱忆旧,反思的意义恐怕也在于此。那天明华君说:几年的大学生活,对自己以后几十年的教学、教育工作有极大的帮助。这话朴素、实在,在座的均点头。退休后的根宝君老而弥笃,先后两次赴云南西双版纳支教。我钦佩他援滇授课的精神与勇气,他淡淡道:其实,西双版纳的支教经历,给予我的东西更多。“怎么多?”他没说完,不用说。教学相长,我们明白。同学们都挂鞭一二十年了,铭记着“学高为师,身正为范”真谛,走过了做教师那条长长的路。努力过的我们无愧于“人民教师”的称呼。

往事历历。犹记得毕业那天在教室里依依惜别,我们还请了几位老师以示谢恩。没有鲜花、香槟,没有相机留影,唯有不舍的师生情、同窗情。陈班长指挥大家唱起《友谊地久天长》,嗓音好坏、五音准否并不重要,四五十人倾情投入;二十多年前,已下海的家海君请同学们相聚。这时在座的都已成了各自单位的教学、教育骨干,交流话题多的是工作,本行难离。席罢,班长又领大家唱歌,这次是《同一首歌》,它是当时的流行曲,我们同窗的情谊何不也缘于同一首歌——一首礼赞教育的壮丽的歌?

“人生最宝贵的是生命,生命属于我们每人只有一次,一个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,当他回首往事时,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,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”,这是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言,现在鲜有人提及,做小学生时我就能琅琅背诵,现在仍常记起。老年朋友们需要祭奠的,又何止是青葱的岁月?

毕业四十周年的纪念日明年会来,等待不难。

等待不难